

杜甫《望岳》的别样深意

陈汝洁

杜甫有三首题为《望岳》的诗,分别写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南岳衡山,其中写泰山一首最为脍炙人口。全诗为:“岱宗夫如何?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曾云,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清人浦起龙认为这首诗最能体现杜甫的心胸气魄,故其《读杜心解》评价“取为压卷,屹然作镇”。今人萧涤非主编《杜甫全集校注》,亦将其列为首篇。

著名旅法华裔学者程抱一,早在1977年,他出版的法语本《中国诗歌语言研究(含《唐诗选》)》一书,在《唐诗选》部分就收录了杜甫《望岳》一诗。2006年,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涂卫群汉译本《中国诗画语言研究》,是程抱一《中国诗歌语言研究(含《唐诗选》)》和《虚与实:中国画语言研究》的合译本。2023年,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涂卫群译《中国诗歌语言研究(含《唐诗选》)》的单行本。程抱一所译

《唐诗选》按绝句、律诗、古体诗、词分为四部分,其中律诗部分收有杜甫《望岳》。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。杜甫《望岳》虽五言八句,中间四句略似对仗,貌似五律,但它却不符合律诗的声调。如以五律看待,不仅平仄失对失黏,且韵脚四字全是仄声,不符合律诗平声字入韵的规范。仇兆鳌在《杜诗详注》中说它“格似五律,但句中平仄未谐,盖古诗之对偶者”。所以,《望岳》应收到古体诗部分才是。

关于《望岳》第五句、第六句的解读,主要有两种:一种是将“荡胸”“决眦”的主语解读为人,另一种是解读为山。前者,萧涤非的解说颇具代表性。他在《杜诗选注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)中说:“荡胸生曾云”:“这是倒装的句子。望见山上云气层叠,故心胸为之开豁。”“决眦入归鸟”:“决,是裂开。眦,音zì,眼角。决眦,形容张目极视的样子。鸟向山飞,目

随鸟去,所以说入归鸟。岑参诗:‘鸟向望中灭’(《南楼送卫凭》),可与此句互参。这和上句都是写望时的出神,故下文有登山的打算。”可见,萧涤非认为“荡胸”“决眦”都是人,这是杜诗学界的主流观点。而程抱一别辟蹊径,将“荡胸”“决眦”的主语解读为泰山。他说:“第五和第六句:我们的翻译试图保留原诗句的暧昧:由于没有人称代词,人们不禁会询问,‘荡胸’‘决眦’者,是诗人还是人格化了的山?实际上,诗人寻求的恰恰是暗示登山者与山‘融为一体’,并从内心体验山的视野。”显然,程抱一认为“荡胸”“决眦”者,可以理解为拟人化的山。

其实,程抱一这一解读也不是他首创,而是古已有之。宋人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卷九引《三山老人语录》云:“当以‘胸’‘眦’于山言之,或以人言之,非也。”但此说似未受到主流杜诗学研究者重视。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谢思炜《杜甫集校注》一书,虽于注中引及三山老人语,但加按语云:“胸或可就山言之,眦就山言之成何语?”显然,谢思炜否定了三山老人之说。

星期文库

旧杂志里读孙犁之六

激流中的一朵浪花

段华

文学作品的使命,就是记录时代以及时代中的潮流。孙犁深谙这一艺术准则,他总善于以笔捕捉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,借此表现波涛汹涌的大格局、大环境。他写于1942年8月的短篇小说《走出以后》,便是他践行这一创作理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。

《走出以后》的故事场景设定在冀中区的南郝村。1941年秋季,在晋察冀边区文协工作的孙犁,随到冀西山地开会的路一、傅铎返回冀中探家。在此期间,他受王林邀请,参与到《冀中一日》的编选工作中。不久后,几万篇稿件陆续汇集而来。编委会在南郝村、北郝村开了伙食单位,大家投入到紧张的编选工作中,一直到1942年春天,才完成编选与油印工作。

正因为是在南郝村生活、工作了数月,孙犁将《走出以后》的故事背景设定于此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事实上,他作品里的环境描写,原型正是南郝村的真实风貌。我曾专程前往该村实地考察,那时距孙犁先生创作这篇小说已过去六十余年,仍能感觉到他描写的村庄自然环境变化不大。

《走出以后》的主人公王振中是个十七岁的农村少女,本该拥有无忧无虑的青春,却因从小定下的婚约,在封建顽固的婆家变得谨小慎微和战战兢兢。孙犁在第一次描写她时,就以艺术的手法进行了表现:她虽然经常微笑着,声音动听,响亮,但在表面之下会突然出现一股阴暗,一种晦郁。孙犁用这个细节表达了王振中内心深处的隐痛和说不出的悲伤。

后来,在新思想的感召下,王振中终于摆脱了家庭的桎梏,参加了八路军,做了一名抗日战士。过了一段时间,冀中区举行检阅仪式,作者此时遇到了王振中,看到“她的脸更红、更圆,已经洗去了过去那层愁闷的阴暗”,变得阳光和自信,发自内心地散发着青春的活力。

孙犁用这种前后对比的方法,让同一个人、同一处环境,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呈现出天壤之别的变化,以此巧妙映照大时代的社会现实。从艺术层面而言,他成功地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并再现了典型人物形象,从而为时代的激流留下一朵浪花、一种定格。

孙犁写完这篇小说后,当时并没有发表。直到1946年9月20日,第2卷第4期《新群众》杂志出刊,在“文艺”栏目里刊发了这篇小说。同期发表有徐懋庸的《中美关系》,曼晴的短剧《爷爷回来了》。这篇小说能在《新群众》发表,我猜测是孙犁将文稿寄给了在冀晋区工作的曼晴或田间,经他们推荐,最终得以刊载。

错认

李菊香

认知有错时,自己往往很难察觉。就像办公楼旁那棵黄栌树,六七年来,我一直把它错当成丁香。那天,见它满树粉绒绒的花开得正好,我便驻足拍照。新来的同事小琪随口问是什么花,我脱口而出:“丁香花!”小姑娘一愣,疑惑道:“丁香花?丁香花不是那个样子的吗?”

啊!电光火石间,丁香花的模样在我脑中清晰浮现——它是一簇簇紫色的小喇叭花,绝非眼前这轻柔的粉绒花。尴尬之余,我用AI识物,三秒揭晓答案:黄栌,一种以秋赏红叶闻名的树。我并非不认识丁香,何以竟将黄栌错认成丁香多年!唉!纠错三秒足够,知错,却难如登天。

人能自知其错,大多得靠机缘。当年在农村上学,粗心的我写字常缺胳膊少腿,“戊”“戌”不分。近来重拾练字,才听了半个月的直播课,便发现了不少错写几十年的字。若非重拾练字的机缘,这些错字怕是要伴我终老了。

至于靠旁人提醒,更是难上加难。我想起村里的程大夫,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,但看病却很有一套,诊所里常年人满为患。程大夫一直管“中枢神经”叫“中区神经”,把“臀部”叫“殿部”。我每次听见,都暗自替他尴尬。我曾问爱人,难道没人提醒过他?爱人反问:“你不也没说吗?大家是来看病的,谁非要多一嘴让医生难堪?”是啊,谁都不想让人难堪,所以,黄栌被我错叫了多年“丁香”。

忽然想起《论语》中的八个字——毋意,毋必,毋固,毋我:不凭空臆断,不绝对肯定,不固执己见,不自以为是。这八个字,恰似对我的告诫,当牢记在心,时时自省。在日常生活中,察觉到他人有错时,最好先静心查证,因为有时候,错的恰恰是自己。

回农村老家,发现村里的中心广场安装了很多运动器材,单杠、漫步机、扭腰器……应有尽有。我纳闷,天天在田里劳作的农民,也需要锻炼身体吗?遇到一个打太极拳的同学,立即把我怼了回来:劳动代替不了运动,运动也转化不了劳动。劳动、运动、活动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,在每个人的一生中,它们缺一不可,又无法相互取代。

想想也是,要是分不清劳动、运动和活动之间的关系,我们的生活可能会陷入糊涂的思维状态。

先说劳动。劳动是通过体力或脑力工作,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过程,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。劳动需要付出身体的劳累和脑力的损耗。干

体力活儿,肩扛手提,弯腰曲背,挥汗如雨;干脑力活儿,绞尽脑汁,思虑万千,久坐之后腰酸背痛。绝大多数的劳动,都与经济价值挂钩。播种就有收获,做工就有工资。一般情况下,都是多劳多得,少劳少得,不劳不得。

人生三“动”

汪金友

再说运动。运动是指物体的位置不断变化的现象。近些年来,人们更多地吧体育与运动配搭。将以增强体质、锻炼身体或竞技为目的的身体活动,统称为运动。运动的目的是健康、娱乐或竞技。运动不一定与经济



今天没有什么要紧事
光是晒晒太阳
就很让人幸福了

●如梦令

林帝浣 画

价值有关,却与身体健康有关。适度的运动,能够提升身体素质;过度或不当的运动,则有害健康。

后说活动。狭义的活动,是指人体的动弹或物体的摇动。广义的活动,是指有目的的社会动作或结构系统。人只要动,就是活动。吃饭、走路、唱歌、聊天、购物等,都是活动。社会团体或个人组织的聚会、旅游、庆典、团建、比赛,也都属于活动。

劳动主要参与群体为青年人和中年人。运动侧重身体锻炼与竞技功能,其中锻炼可伴随终身,竞技则能彰显个性。活动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概念,无处不在,不可或缺。

肯于劳动,善于运动,巧于活动,便能在忙碌中收获一生的幸福。